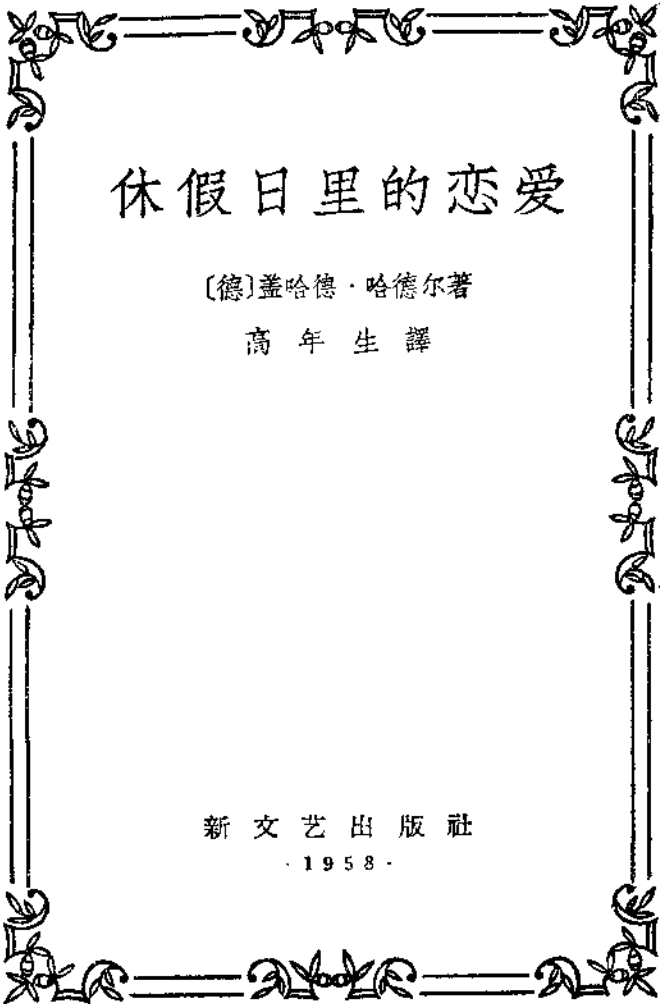


盖哈德·哈德尔著 高年生译

休假日里的恋爱

1821



休假日里的恋爱

[德]盖哈德·哈德尔著

高年生译

新文艺出版社

· 1958 ·

Gerhard Hardei

Eine kleine Sommerferienliebe

根据 Verlag Neues Leben Berlin 1952年版本译出

休假日里的恋爱

〔德〕盖哈德·哈德耳著

高年生译

*

新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康平路155号）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11号

上海（印刷）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书号 1594

开本786×1092 1/32 印张·1/4 字数80,000

1953年1月第1版

1953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 定价(6)0.34元

內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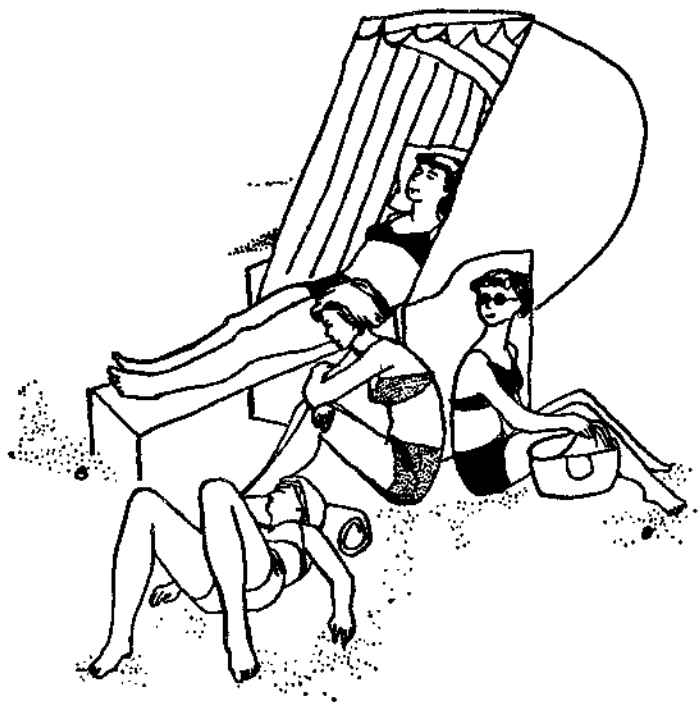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个中篇小说，主要描写一对青年的恋爱经过。

縫紉女工米莉到波罗的海濱亨利希·海涅休养所去度愉快的假期。她在海濱浴場認識了海濱躺椅管理員罗比，罗比覺得米莉很美丽，便向她求爱。当她了解到罗比是个好吃懶做、不爱劳动、不求上进的青年时，便拒絕了他的要求，并且对他进行帮助，告訴他爱情應該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，两个观点不同的人是不可能結合的。最后罗比有了转变，辞去原来的职务，到罗斯托克人民造船厂工作去了。

休 假 日 里 的 恋 爱

1

米莉是一个苗条瘦长的十九岁少女。她有一张照片是这样的：眼睛流露出一种出神的表情，嘴巴翘得高高的，除了



口紅，画了眉，甚至連睫毛都上了一点色。但是她不很乐意給別人看這張照片。

“这真象一張肥皂广告，”她說。

在所有別的照片上，她就象一个頑皮的男孩一样。她咧着嘴笑着；两眼間的距離远得引人注意，眼睛的周圍布着笑紋；圓圓的兩頰看来和她的狹長的臉龐毫不相称。她的金黃色头发向左边平梳，右耳上垂下一束柔軟的鬚发。

本来她名叫洛蒂·格洛謝夫斯基，可是大多数人听了以后又忘了。

米莉，到处只是叫米莉。

2

米莉躺在一张床上。床头的右首有一張小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束花。她的被子很輕，她几乎感觉不到盖着被子。这样輕的被子，真少见！它暖和嗎？很暖和！为什么会这么輕？鴨絨！真正的鴨絨！啊，真滑稽。难道有人一生都这样睡嗎？脚的那一头有一根閃閃发光的鍍銀的杆子，后面放着一个柜子。

“我的垫子軟得很，”米莉說。

“安樂乡，”綠蒂說。米莉听到她在床上搖动着，便向她那里看去。月光从阳台上开着的門那儿照射进来，但是她只看到放在綠蒂床前的那一束花的輪廓。

“这儿真美，我們要多住几天，”米莉說。她說这話出于坚定的自信。

“我們至少在这儿住上十四天，”綠蒂說。

她同时笑了起来，米莉也忍不住笑起来。这沒有其他原因，只是由于高兴罢了。

窗外有人在噤噤喳喳低語。什么东西发出沙沙的声响，接着是吃吃的笑声，此后就变得万籁无声了。

白窗帘在微风中飘动。

“什么东西在噤噤作响？”米莉問道。

綠蒂在床上坐起，向着米莉这边看过来。

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外面！”

綠蒂傾听着。在很远的地方有什么在噤噤作响。不是风吹树叶声，也不是汽車或火車的声音，这样的声音在柏林是沒有的。輕輕的，但又很雄壯。

“海嘯。”

“海？今天我們本来应当去一趟的，”米莉說。

“明天一早就去。”

她还听了一会这种陌生的声音，然后就睡着了。这一覺她睡得十分舒适。

3

米莉坐在飯厅里吃中飯。胡蘿卜和猪肉。鮮嫩好看的胡蘿卜。坐在她对面的齐末曼大娘悶悶不乐地瞅着自己的盤子。“老是一样，老是一样，”她一面說，一面皺縮着鼻子，做出好象要发嘔的表情。可是嫩胡蘿卜今年还是第一次吃，老胡

蘿卜有好多禮拜沒有吃過了。米莉一面說，一面在生氣。

“人家願意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，你反正是永遠得不到滿足的。”

齊米曼低聲地嘟囔了幾句，米莉沒有听清楚。她也不願意听清楚；這樣倒好一些，不會影响她的胃口。

這時在她身後响起了人聲：“你好，齊米曼！米莉！喂，米莉，你得去休假了。”

“不！”米莉激動地說，并且轉過身去，看看究竟是誰在胡說八道。那是威利·基賽爾，企業的工會委員。米莉吃了一驚。她看到基賽爾并不是同她开玩笑。她真的可以去休假了。

“可是世界青年联欢节马上就要到了！”

“你回来还赶得上。”

“那可不行。”

“一定行。”

“我想在九月里休假。”

“七月要好得多。”

“可是我想……”米莉說得很輕。“我想和庫特一起休假。”

“什么，庫特。庫特是誰？”基賽爾問。

“还有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全部准备工作。不，我要到九月才能休假。”

“沒有你也行，我們大家都來幫忙。你听着，米莉。我們已經同工厂領導談過了。九月份你大概不能休假。要是料子不能及时生产出来，那又要好看了。那時我們大家就會忙得

个不亦乐乎。現在我們為你准备了一个很好的休假地方。”基賽尔想了一下，然后說：“或許庫特現在也能去？”

“啊！”米莉說，“这是办不到的。他現在不能休假。”她現在已經拿不定主意了。

“要想选一个时候休假，总是办不到的，”齐末曼說。语气里帶有抱怨和反感的味道。这句话起了决定性作用。

“好！就这样吧！”米莉两肘支在桌上，苦恼地蹣着胡蘿卜。

“你不会后悔的，米莉，你是一个好姑娘。”

基賽尔走了。

“等一等！等一等！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“后天。”

“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“波罗的海。星期六下午三点有公共汽車。”

是的，事情的經過就是这样的。一切都是迅速和出人意料之外的。

現在，米莉躺在一張鋪着雪白床單的鏤床的軟褥子上，大海的声音輕輕地潛入她的睡夢之中，以前她根本不認識的剪裁車間的綠蒂，同她住一間房間。米莉做起夢來。

第一青年工作队坐在長桌子旁边，每个姑娘手里都拿着一把剪刀。縫鈕扣洞的女工弗莉达把上衣一件接着一件放到桌子上，每个姑娘都从上衣上剪下一块来，最后只剩下一堆碎布了。所有上衣都被剪碎了。海尔塔用手一推，把砧布从桌

上推到一个大筐里去。这时，姑娘们都齐声喊道：“稀奇，稀奇，真稀奇！”她们大声叫喊，为的是不让庫特开口。庫特穿着瓦工的工作服，站在桌子的尽头，每只手里都拿着一块砖头。他全身溅满石灰，只是重复地说：“是你们自己把她打发走的。是你们自己把她打发走的。”

可是在姑娘们的喧嚷声中，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这时，伊丽莎白站起来，那个有着长长的红头发的调皮捣蛋的伊丽莎白，向着庫特走去，端详他一番，说：“庫蒂^①，小庫蒂，不要紧。让她安心地去吧！”

她朝着庫特露出微笑，于是这个家伙就丢掉了他的砖头，同伊丽莎白一起走了。

但是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一条大帆船上发生的。这条帆船在大海上走着，遇到了暴风雨。米莉抓紧一条绳梯，向着波浪望出去。浪头越来越高了。齐末曼大娘坐在上面的了望台里，风吹乱了她的头发，她就象一个真正的巫婆，怪声怪气地叫道：“你不敢跳进来！你不敢跳进来！”

米莉刚想跳，这时她的母亲来了，把她从栏杆边带走。随后，弗莉达和海尔塔抬着装碎布的大筐来了，一定要米莉躺到筐子里去。睡在里面倒挺舒服。

但是这时伊丽莎白来了，她想要把筐子翻转过来。

“真是难以令人相信！”她嚷道。“现在她倒在这儿享福啦！我们整天干活，把上衣剪碎，而这个人却躺在碎布上。”她

① 庫特的爱称。

把筐子翻了一个身，于是米莉就醒来了。根本没有什么帆船，也没有暴风雨。

太阳光照在亮堂堂的鑲木地板上，菩提树散发着芬芳。綠蒂正躺在床上看一本杂志。她探头望过来，说：“早上好。”

4

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亨利希·海涅休养所在波罗的海海滨不算是最大的，但可以算是最漂亮的房屋之一。它离海有几百公尺。从休养所到海滨，要经过几个网球场——白天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人在那儿打网球——和穿过疗养公园。这个公园的某些部分与其说是公园，倒不如说象一片荒野。

米莉沿着这条路走着。她外面披了一件浅色的浴衣，里面穿着游泳衣。在这条路上只有她一人。大多数休养的人都是睡懒觉的；现在才七点刚过一点。太阳已经射出暖和的光芒，复盆子已经熟了。没有人采它吗？紧挨着路旁长着又香又甜的红色复盆子。米莉横穿过海滨路，这条路和海水之间只隔着一个小沙阜和宽广的白色沙滩。她看到大海了。她一生还是第一次看到大海。她站停下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米莉！大海！看一看大海！”

一面闪闪发光的镜面。在蓝色、绿色和白色之中还夹有一点红色。一个闪闪发光的银盘。比天空还明亮，色彩还要丰富，远远地，远远地和天空连成一片。

米莉用了好长时间，才看到那个奇怪的东西。在远远的地平线上，有一条轮船在驶行。它冒出来的烟就象一条柔和

灰暗的綫条涂抹在天空。

左边，在海濱躺椅的旁边站着-一个年青人，他正看着她。于是，米莉就拿起她的太阳眼鏡，戴在鼻梁上，慢慢地向着海走去。

“确实是要比莫格尔湖大一点儿，”她說，并且抑制住自己的惊讶，因为即使最漂亮的大海也是不会使一个道地的柏林人惊惶失措的。

5

格洛特先生是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亨利希·海涅休养所的领导人。

“你知道，他是一个矮胖子、机灵鬼，”廚师的助手安娜对邮局的馬格列特小姐說。“为了他的客人，他几乎命都不要了。”

她的話里帶有一点惡意，好象她不贊同格洛特先生的做法似的。但是馬格列特小姐裝做沒有理会到这一点，她說：“是的，是的，这很好。一个休养所所長应当是这样的。”

“可是，他也过于做作了，”安娜說。“什么事他都要管。刀又老是要我去洗。他的挑剔勁儿，你根本想象不到。連一点鱗都不允許有。”

“这是对的，”馬格列特小姐說。“难道你願意用不干淨的叉子吃东西嗎？”

但是安娜沒有時間来研究這個問題。她談得正起勁。“只要前屋后屋的客人称心滿意，其他的他根本不加考虑。这一切

又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一个家伙会感谢你。你知道吗，这个人只是在白起劲。”接着，安娜把声音放低，好象是在向馬格列特小姐透露一桩非常秘密的事情似的。“我看，这是一个向上爬的人。他还想爬得更高。过去他不过是一个服务员，一个很普通的服务员，今天他领导着这样一个休养所。”

“这个人很能干，他使我感到钦佩，”馬格列特小姐說。但这不是安娜所预期的效果。

“是的，”她說，“也許他是能干的。可是一切都是为了別人。沒有一个人来关心我。”

“我得走了，”馬格列特小姐說，“我有急事。但是，要是明年我們有假期的話，那末我們就由工会組織到山上去休假。那时我們也要寻一个有格洛特先生这样的人当领导的旅館。这对我們來說也是有好处的。再見！”

她把邮袋挂好，走了。

安娜愕然地目送着她。

“嗨！”她說，“这一点我根本还没有想到。”

可是后来她想起了。当然她也有假期。她考虑怎样去寻找有这样一个领导的旅館。她还不得不同馬格列特小姐商量一下。她又回到厨房去刷洗食具了。

格洛特先生穿过餐厅，心情愉快。

他搓着手。

“现在开始有好天气了，”他对服务员魏森塔尔先生說。



“七圣徒紀念日^①是要下雨的。”

“啊，这是迷信。”

“这是在科学上得到証明的，”魏森塔尔先生受了委屈似地一本正經地說，

① 七圣徒紀念日是每年六月二十七日，據國民間傳說从这一天起要下七个星期的雨。

“好吧。可是今天天气会热起来，这是最主要的。你把新来的客人安置在什么地方了？”

“这里两位，那里两位。”

“可是，魏森塔尔，她们是一起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当然是的，她们四人都是一个工厂的。国营进步服装工厂。应当让她们坐在一起。给一张好桌子。她们都是非常漂亮的年青妇女。”

魏森塔尔先生考虑了片刻，然后把紧挨着窗子的一张桌子给了那些非常漂亮的年青妇女，那儿可以眺望海涅休养所的大花园。这是餐厅最好的一张桌子。各种服装、漂亮的年青妇女，——他在想。那又会发生些什么事呢？同漂亮的年青女人打交道，只是自寻烦恼，不管她们是多么可亲……年纪较大的、作风正派的人是最受他欢迎的客人。他觉得有些不安和好奇——有点紧张。

但用过早饭以后，魏森塔尔先生失望了。

“你知道我们新来的四位吗？”他向格洛特说。“说她们漂亮，是有点夸大。有一个很可爱，可是其他的人呢？我所想象的时装表演女郎并不是这样的。有一点……唔……这样……更时髦一些。”

“啊，魏森塔尔，她们并不是时装表演女郎，她们是缝纫女工，成衣工人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魏森塔尔先生说。“谢天谢地！”

为什么要谢天谢地，他并没有说。

身左身右，只要目力所及，海濱躺椅鱗次櫛比地放在那里。

“至少有一万个，”易尔赛說。她經常是很輕率地下这种判断的。

每个海濱躺椅的四周都圍起一道屏障，每个城堡里都有两三个人。

“这里有这么多的小孩，真还是少見，”馬塔說。“大家都晒得黑黑的，可是还有人埋怨天气不好。”

“我們就象白乳酪一样。任何人都会知道我們是新来的，”綠蒂說。

“很快就会改变的，”米莉說。她已下定决心，要充分利用有太阳光的每一分鐘。无论如何，今天整天都是有太阳的。

“那就开始吧，孩子們。我們应当搞一个海濱躺椅来。”

“然后就把它放到和蔼可亲的人們中間去。”

易尔赛躊躇不决。“也許这样一个大躺椅的租金很貴吧，”她說。

易尔赛是四个人当中年紀最大的，并且是唯一結过婚的。她的孩子——她有两个男孩，一个十二岁，另一个十岁——参加了少年先鋒队夏令营。在她决定不和家里人一起，一个人来到这里休假以前，她的爱人曾动员了她大約有一个星期之久。她身上帶着很多錢，但是她想把大部分錢重新帶回家去。

“每天一个馬克零用錢，我决不多花一点，”临时她說。